

法 輪 小 叢 書

老子哲學

梁啟超等著

大 法 輪 書 局 發 行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日出版

老子哲學

著作者 梁 啓 超 等

發行人 蘇 慧 純

發行處 大法輪書局

定價

上海(23)南京西路一四五一弄12號
(舊名 哈同路慈厚北里十二號)

The Maha Dharmacakra Book store
Lane 1451, No. 12, Nanking
Road (West), Shanghai, China.

「老子哲學」目次

- 一：老子哲學（梁啓超）……………一
 - 二：讀梁任公「老子哲學」（張純一）……………四六
 - 三：附錄：「老子」原文（「道德經」）……………六九
- （內容提要）近代研究老子哲學者頗不乏人，但各家見解紛雜，難見緒理。本書係梁啓超及張純一兩家對於老學研究專文之結集，於「清淨無爲」主義，就佛法上之見地加以進一步的闡發，把整個的老子哲學交出一個頭緒。末附「老子」原文，根據善本詳加校勘，標點正確，足爲對於老學具有興趣者的一個新資料。

老子哲學

清 梁啟超著

一 老子的傳記

研究歷史的人找不到完備正確的史料；是件最苦的事。

老子這麼偉大的人物，我們要考他的履歷，就靠的是『史記』『老莊申韓列傳』裏頭幾百字，還敘得迷離惝怳。其餘別的書講老子言論行事，雖也不少；但或是寓言，或是後人假造，都較有充當史料的價值。我們根據『史記』和別的書，可憐，僅得著幾條較為可靠的事實：第一，老子姓李，名耳，亦名聃；第二，他是楚國人，或說是陳國人；但陳國當時已被楚國滅了，或者就是他原籍；第三，他在周朝做過『守藏史』的官，用現在名號翻出來，就是國立圖書館館長；第四，他和孔子是見過

面的；見面不知在那一年。清儒閻若璩，據『禮記』『曾子問』篇，說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（前五一八年），孔子三十四歲（四書釋地續）。宋春溥據『莊子』『天運篇』說是在魯定公八年（前五〇一），孔子五十一歲；依我看來，後說較為可信；因為孔子五十歲以後，思想像很變，大概是受了老子的影響。我們爲甚麼研究這些年代呢？因爲要知道老子是什麼時候的人。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的話若真，老子若是長孔子二十歲，那時應該七十多歲；若長三十歲，應該八十多歲了；因此可以推定老子的生年，應在周簡王末，周靈王初。約在西曆紀元前五百七八十年間了。第五，有一位老萊子，一位太史儋，和他是一人還是兩人三人，連司馬遷也鬧不清楚。可見古代關於老子的傳說很多。第六，他死在中國；『莊子』『養生主篇』是有明文的；可見後來說甚麼『西度流沙化胡』咧，『昇仙』咧

，都是謠言；第七，他有箇兒子名宗，曾爲魏將；可以知道他離戰國時甚近。

在這些材料裏頭，有兩點應特別注意：第一，老子是楚國或陳國人，當時算是中國的南部。北方人性質嚴正保守；南方人性質活潑進取；這是歷史上普通現象。所以老子學術，純帶革命的色彩。第二，他做『守藏史』這官，極有關係；因爲這地位是從前宗教掌故的總匯。『漢志』所謂『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』；可見得這樣高深的學術，雖由哲人創造，卻也並不是一無憑藉哩。

二 老子的學說

我很感覺困難，因爲纔講到正文，講的便是老子。老子的學說，是最高深玄遠的；而且驟然看去很像無用，恐怕把諸君

的興味打斷了。所以我先奉勸諸君幾句話；頭一件，諸君雖然聽得難懂，還須越發留心聽下去；因為你的腦有一種神祕力，會貯藏識想，久後慢慢發芽；你現在雖不懂，將來要懂起來，我的講義總可以給你一箇大幫助；像吃橄欖，慢慢的會回甘哩。第三件，諸君別要說這種學問無用；因為我們要做事業、要做學問，最要緊是把自己神智弄得清明；正和做生意的人要有本錢一般。像老子、莊子乃至後來的佛學，都是教我們本錢的方法。我第一次講學問分類的時候，說那第二類精神生活向上的學問，一部份就是指這些。這些操練心境的學問，恰恰和你們學體育來操練身體一般，萬不可以說他無用。

如今講到本題了。研究老子學說，就是研究這部『五千言的老子』。這部書有人叫他做『道德經』；雖然是後起的名稱，但他全部講的不外一箇『道』字，那是無可疑了。這書雖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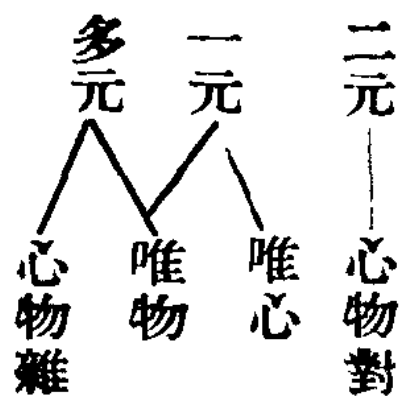
僅有五千字，但含的義理實多。我替諸君理出箇眉目，分三大部門來研究：第一部門是說道的本體，第二部門是說道的名相，第三部門是說道的作用。

第一 本體論

什麼叫做『本體論』？人類思想到稍爲進步的時代，總想求索宇宙萬物從何而來，以何爲體；這是東西古今學術界久懸未決的問題。據我想來，怕是到底不能解決。但雖然不能解決，學者還是歡喜研究它。研究的結果，雖或對於解決本題枉用工夫，然而引起別方面問題的研究；於學術進步，就極有關係了。今爲引起諸君興味起見，要把全世界學術界對於這問題的大勢，用最簡略的語句稍爲說明。

這箇問題最初的爭辯，就是有神論和無神論。有神論一派

，說宇宙萬有都是神創造的；然則宇宙無體，神就是他的體；我們不必研究宇宙，只要研究「神」就穀了。但「神」這樣東西，卻是只許信仰，不許研究；所以主張有神論的歸根便到學問範圍以外。總要無神論發生，學問纔會成立，所謂「本體論」纔會成個問題。第二步的爭辯，就是一元論，二元論，多元論，——或是唯物論，唯心論，心物並行論——其錯綜關係略如下：



既已將神造論打破，則萬有的本體，自然求諸萬有的自身。最初發達的，是從客觀上求；於是有一元的唯物論或多元的唯物論；一元的唯物論，當很幼稚的時代，是在萬物中拈出一物認他爲萬物之本。如希臘的德黎士（Thales）說水爲萬物之本，波斯教說火爲萬物之本，印度有地宗、水宗、火宗、風宗、空宗、方宗、時宗等。多元的唯物論，如中國陰陽家言『五行化生萬物』，印度順世外道言『四大』（地水火風）生一切有情』等。還有心物混雜的多元論，如印度勝論宗說萬有由九種事物和合而生，一地、二水、三火、四風、五空、六時、七方、八我、九意。但多元論總是不能成立；因爲凡研究本體的人，原是要求箇『一以貫之』的道理；這種又麻煩又有罅漏的學說，自然不能滿意。所以主張唯物論的人，結果趨向到一元。印度諸外道所說的『極微』，近世歐美學者說原子的析合

，電子的振動，算是極精密之一元的唯物論了。以上所說各派的人都是向客觀的物質求宇宙本體。但仔細研究下去，客觀的物質是否能獨立存在，卻成了大問題。譬如這裏一張桌子，一塊黑板，拿常識看過去，都說是實有其物；但何以說他是有，是由我的眼看見，由我的心想到。然則桌子、黑板，是否能離開了我們意識獨立存在？假如我們一羣人都像桌子一般沒有意識，是否世界上還能說有這塊黑板？我們一羣人都像黑板一般沒有意識，是否世界上還能說有這張桌子？再換一方面說，諸君今日聽我說了桌子、黑板之後，明天雖然把這桌子、黑板撤去，諸君閉眼一想，桌子黑板，依然活活現出來；乃至隔了許多年，諸君離開學校到了外國，一想起今日的情事，桌子黑板還牢牢在諸君心目中。這樣說來桌子、黑板的存在，不是靠他自身，是靠我們的意識。簡單說，就是只有主觀的存在，沒有

客觀的存在。這一派的主張，就是唯心的一元論。在歐洲哲學史上，唯物、唯心兩派的一元論，直鬧了一千多年，始終並未解決，其中還常常有心物對立的二元論來調和折衷，議論越發多了。

再進一步，本體到底是『空』呀還是『有』呢？又成了大問題。主張唯物論的驟看過去，好像是說『有』了；但由粗的物質推到原子，由原子推到電子，電子的振動，全靠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『力』；到底是『有』還是『空』，就很難言了。主張唯心論的，驟看過去，好像是說『空』了；但唯心論總靠我自己做出發點；『我』到底有沒有呢？若是連我都沒有，怎麼能用思想呢？所以法國大哲笛卡兒有句很有名的話，說：『我思故我在』；我既不『空』，那末宇宙本體，自然也都不『空』了。所以這『空、有、』的問題，也打了幾千年官司，沒有決定。這是印度人和歐洲人研究本體論的大略形勢。

佛說卻和這些完全不同；佛說以爲什麼神咧、非神咧、物咧、心咧、空咧、有咧，都是名相上的話頭；一落名相，便非本體。本體是要離開一切名相纔能證得的。『大乘起信論』說得最好：

『依一心法有二種門：一者「心真如門」，二者「心生滅門」；是二種門，皆各總攝一切法……以是二門不相離故』。

『心真如門』是說本體，『心生滅門』是說名相；真如本體怎麼樣呢？他說：

『是故一切法，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；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。唯是一心，故名「真如」；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，但隨妄念，不可得故。言「真如」者，亦無有相；謂言說之極，因言遣言；此

「真如」體無有可遺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；亦無可立，以一切法皆同如故。當知一切法不可說，不可念，故名爲「真如」。

我們且看老子的本體論怎麼說法，他說：

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；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「道」。強名之曰「大」。」

又說：

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

又說：

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；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；縣縣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

又說：

『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』

又說：

『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，……湛兮似或存；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』

又說：

『視之不見名曰「夷」，聽之不聞名曰「希」，搏之不得名曰「微」，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……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；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』

又說：

『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』

又說：

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；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。」

我們要把這幾段話細細的研究出箇頭緒來。他說的『先天地生』，說的『是謂天地根』，說的『象帝之先』；這分明說道的本體，是要超出『天』的觀念來求他，把古代的『神造說』極力破除。後來子思說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』，董仲舒說：『道之大原出於天』，這都是說顛倒了。老子說的是『天法道』，不說『道法天』，是他見解最處。

他說：『有物混成』，豈不明明說道體是『有』嗎？他怕人誤會了，所以又說：『視之不見，……聽之不聞……搏之不得……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』然則道體豈不是『無』嗎？他又怕人誤會了，趕緊說：『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』，又說，『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』；然則

道體倒底是有還是無呢？老子的意思以爲：有咧、無咧、都是名相邊的話，不應該拿來說本體。正如起信論說的：『真如自性，非有相，非無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，非有無俱相』。然則爲什麼又說『有』說『無』呢？所謂『因言遣言』；既已和我們說這『道』，不能不假定說是有物。你逕認他是『有』，卻不對了；不得已說是『非有』。你逕認他是『非有』，又不對了，不得已說是『非非有』。其實『有』『無』兩個字都說不上，纔開口便錯，這是老子反覆丁寧的意思。

究竟道的本體是怎麼樣呢？它是『寂兮寥兮』，『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『如實空』，它是『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『如實不空』。它是『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』的東西，像起信論說的『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』。它是『